

善未易察，理未易明

／朱紀忠

阿難尊者晚年曾聞一沙彌唱偈云：「若人生百歲，不見水潦鶴，不如生一日，時得睹見之。」阿難遂予糾正，告以「若人生百歲，不解生滅法，不如生一日，而得解了之。」尊者因而深感正法陵夷，時不我予。如今，距佛滅又過了二千餘年，佛陀法教的遷變、流轉，一方面積累成爲可觀的智慧資產；但另一方面，各式義理觀念的遞嬗流變，卻也往往讓後世佛子無所適從，望而浩歎。

當宗教體證變成字句的排列組合時，固然挑動了我們的理性思維，但也相對增加了認知的盲點和侷限性。在這麼多佛法理趣中，「佛性」、「如來藏」的概念也許是最備受爭議的了！加上近年來回歸「原始」佛法的呼聲日熾，不少佛教徒以「無我」教誡自恃，把「如來藏」和「梵我」思想畫上等號，棄之如敝屣；甚而，若干佛子將古來禪門大德的證境判攝爲定境，與解脫慧無涉……但真是如此嗎？

禪和子常言「心包太虛、量周沙界」，有人研究佛法，遂把它等同於「識遍處定」的狀態。然而，「心包太虛、量周沙界」若是指涉某一證境，則這樣的證境就必然是識遍處定嗎？很顯然地，這當中介入了我們的主觀詮釋，進而將這八字標籤做一歸類、存檔備考——這固然能滿足吾人理性思唯的好樂，卻失去了抉發實相的機會。任何一種文字相都是從已知過渡到未知的工具，但人們往往依恃知識的傲慢，滿足於已知領域的排列組合，而忘了向更廣袤的未知敞開。

近代禪門巨擘虛雲老和尚開悟時，有偈云：「春到花香處處秀，山河大地是如來。」如果我們只從字面上去看，任何有心人都能把老和尚的證境判攝爲「梵我一如」的狀態。但，真是這樣嗎？如果我們能夠擴大「詮釋」的向度，是不是會有不同的答案？這使我想到了當代美國物理學家、科學哲學家玻姆(David Joseph Bohm)。在量子力學領域，玻姆以「量子信息觀點」取代了原有的「哥本哈根解釋」；他指出，精神、物質是「終極實相」的兩個面向，而實相、心、物三者彼此融攝、滲透；易言之，就「實相」言，其特質是「非心非物、即心即物」的。從玻姆觀點看，「識」、「梵」亦屬精神作用的展現，充其量是實相的力用或誤用——試看《楞嚴經》：「聚緣內搖，趣外奔逸，昏擾擾相，以爲心性；一迷爲心，決定惑爲色身之內。不知色身、外洎山河虛空大地，咸是妙明真心中物。」這裡，我們近似得到了如來藏異於梵、識的可能性詮釋，因爲在如來藏系聖典當中對於佛性（如來藏、妙明真心）的描述，與其說同於識、梵之流，毋寧是更接近玻姆觀點的。

事實上，不論是以梵我、抑或玻姆論點看如來藏，其間無可避免會牽涉到「詮釋」的面向。我認爲，這當中除了試行抉擇諸佛本懷之外，另一個更重要的問題就是：我們是否能夠敞開胸懷，願意接受任何的可能性和挑戰，而非一味盲目地服膺任一已知的典範、觀點？這樣的態度不但是學術探討所必需，在修持上更是「無自性見」的重要關竅與展現！古人說：「善未易察，理未易明。」世俗諦已然如斯，何況是諸佛宣說的無上義諦，更需要我輩佛子明察秋毫、戮力以赴！